路口闪着黄灯，被柏油马路掀起的热浪裹着，恍恍惚惚。四周没有树荫，唯一的荫蔽是路灯，况且影子形状一点都不适合遮阳。一辆车都没有。男人叹了一口气走过路口，对面的玻璃门上贴着：

冷气开放 冷饮 小吃 烧

破破烂烂，烧烤的烤字只剩胶带黏糊糊的痕迹。男人推开门，往里看了一眼，停住脚。

“别开着门。”柜台后面的女孩皱起鼻子，“冷气都放出去了。”

他走进店里。四张桌子，有一张上面摊着小学六年级口算题卡，铅笔掉在地上。吊扇在他头顶打瞌睡一般转悠着，像是在驱赶苍蝇。

店面后面传来冲水声，老头从楼梯下面的小门里摸出来，跨过啤酒罐子和纸箱，不细看还真看不出有扇门。

“您几位？一位啊。喝点什么？”

“先拿瓶可乐吧。”男人说，迟疑了一下。“有格瓦斯没？”

老头倒给他一杯。气泡从冰块里逸出来，咔嚓咔嚓。

“真热，这天。”他没话找话。“明明都小寒了。”

“往年这时候都凉下来了。”老头搭腔，虽然好像并不是很情愿。

风扇嘎吱嘎吱摇摇欲坠。女孩儿捡起铅笔，对着口算题卡坐了几分钟。“热死了！”她大喊，“算不出来。”伸手去转风扇开关。老头啪一下打在她的手上，“好了伤疤忘了疼！”

女孩的头上有一块新疤，头皮在浓密的黑发中白得扎眼。女孩哭丧着脸跑上楼，故意把地板跺得很响。然后是摔门的声音，重物撞在床上的闷响，接着是电风扇吱呀吱呀的寂静。

两个人呼吸渐缓，静静流汗。

“空调压缩机坏了。”老头叹一口气。

“不找人修修吗，这么热的天。”

“找不来。人都走了。”

“上天钩了？”

“天钩，还有南极。”

男人想说点什么，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的样子。

“怨不得他们。人早就走了，还冷的时候就走得差不多了。”

“唉……谁不想过几天好日子。”男人嗫嚅，“怨不得他们。”

老头坐在男人斜对面的桌子边，摇着蒲扇。窗外的景象被正午的骄阳烤干皴裂，凝固成旱季比石头还硬的泥块，感受不到时间流逝。空调突然长叹一口气，打破了一个休止符。

“你还记得冬天吧？”

男人看向老头，目光转到一半，又倏地收到面前的杯子里。

“下霜，上冻，冰溜子，窗花，冰灯。那妮子就是冬至那天生的。冰雪聪明。”

“……”

男人面前的杯子里所剩无几，他专注地看着冰块化成水。沉默了很久才回答：“记得。我家那边以前冬天也是这样。”

“哦……不是叫你！回楼上去！”

女孩从门缝里探出头：“杯子空啦！”旋即噔噔噔跑上楼，敏捷得像只兔子。

老人起身去给男人续杯，男人也不安地站起来。

“我知道在哪。我去倒。”

“坐着吧。你是客。”

男人尴尬地坐回去，看着老人的背影从桌边摸到柜台。老人的手并不很抖，但金黄的液体还是洒出杯子很多，浓郁香甜的味道在店里弥漫开。

“现在是一点看不见了？”

“一点看不见了。去年开始。”

新倒的格瓦斯没有冰块，温温吞吞。

“北极的冰去年化完了。南极今年还有。”男人说，“不过眼下也正热。”

“人多呀？”

“多呀。都到那边去了。”

“到处跑。哪儿凉快去哪儿。”

“那儿还有冬天吗？”

“也只剩秋天了。”

“哦。可惜。”

男人鼓起勇气去看老人的眼睛，浑浊无神的假眼球让他感到一阵刺痛。

“真没良心。”男人低声说，“他撇下你们自己跑了？”

“跟孩子他妈。说是搞到了天勾的票，鬼才信。养了他二十几年，还不知道哪句真哪句假。”

“说不定去南极了。”

“去哪儿都不关我事儿了。”

男人低下头，半晌说不出话。风扇嗡嗡，外面街上突然传来一声短促尖锐的蝉鸣。

“怨不得他们。”老人吸吸鼻子，“这儿太热了。还喝吗？”

“再喝一杯吧。两点二十的车。”

“上哪去？”

“转车去北京，然后去苏拉威西。南极也热起来了。”

“又要打仗？”

“谁知道呢。”

“苏拉威西......上天勾啊。”

“总比在这儿待着强。”

“总比在这儿待着强。”老人点头，“丫头也想上天勾。她整天想着在木卫二上滑雪橇。”

两个人都笑了，笑声低沉。

“她......该上初中了吧。”

“小学只开到五年级，之后就没人了。离这儿最近的初中得到黑龙江了。”

男人感到老人在看着他，尽管老人的眼眶里已经没了眸子。

“我差不多得走了。”他说，“真想多唠会儿。”

“东西多吗？让丫头送你去车站。小冬！”老头对着楼上喊，女孩不知从什么地方一下子窜出来，却并不上前，只是谨慎地躲在柜台后面。

“去送客人到车站。”

女孩静静踌躇一会儿，“外面太热了。我不想出去。”

“没事，我东西也不多。”男人说着，提起行李走到门口，眼睛却哀伤地盯着女孩的脸。“我认识路。”

老人没再说话，静静地坐回柜台。女孩捡起地上的口算题卡。

男人推门，“哦，差点忘了结账。三杯格瓦斯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老人闷声叹息，“祝你找到冬天。”

“快把门关上。”女孩说，“冷气都跑了。”

男人愣了愣，转身推门离去。门外的暑热让他几乎想要转身回店里，但他还是忍住了。炙热的气温很快把泪和汗蒸发成白花花的盐迹，男人喝了三杯免费的格瓦斯，却又像什么都没喝。他孤独的身影蹒跚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，这时是一月六日下午一点四十五，二十四节气中的小寒，长春市的气温是摄氏四十六度。